

云冈石窟建筑遗迹的新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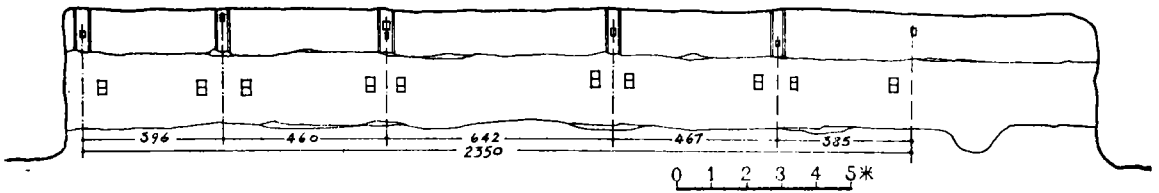
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
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

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为配合云冈石窟维修加固工程，于1972年至1974年间在五华洞（编号九—十三窟）窟前进行考古发掘，陆续发现了一些重要建筑遗址、遗物。这些资料，对研究云冈石窟的原貌及历代维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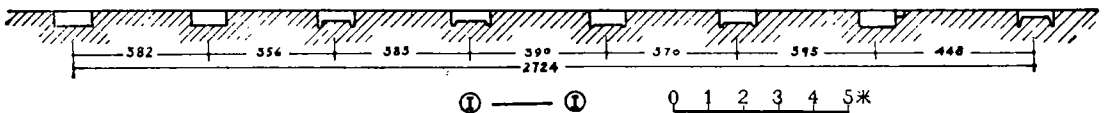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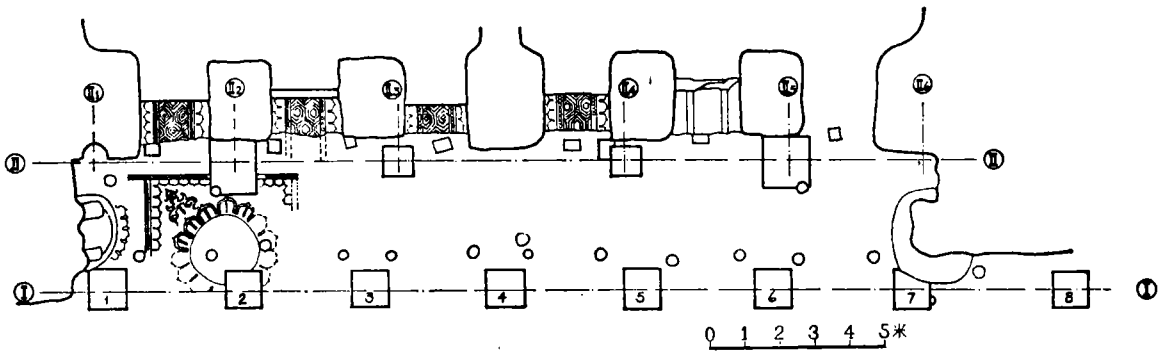
工程的规模、施工方法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 在九窟和十窟窟前基岩面上发现一片柱础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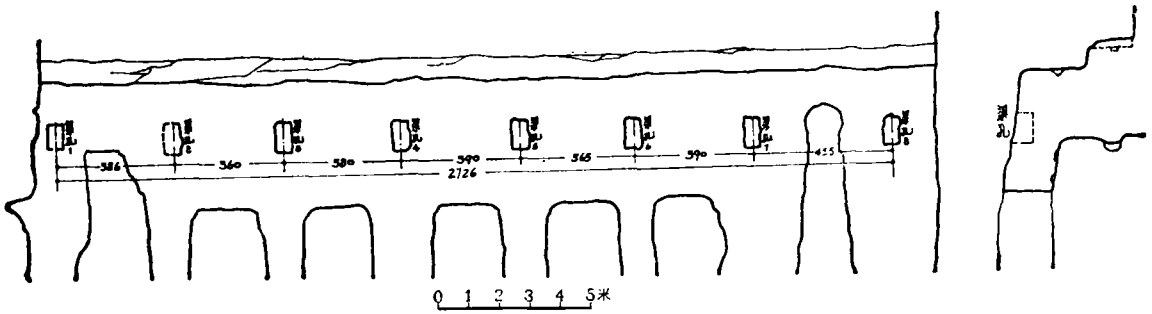
1972年10月，在九窟、十窟前东西30



图一 九、十窟前室窟顶俯视



九、十窟窟前地面平面图



图二 梁孔

米，南北13米，共约400平方米范围内进行发掘时，发现一片柱础群（图一、图七）。有方柱础八个，圆柱础十六个。八个方柱槽（即柱础的槽）在距前壁4.3米处，恰好在一条东西轴线上，与前壁方向平行。每个柱槽100—118厘米见方，深18—52厘米。八个方形柱槽底面凿成覆盆式圆形柱础。这种把柱脚“埋入”地下“柱跗”式的构造，是比较古老的一种作法（图八）。

在柱槽内还发现很多木炭（图九），说明这座木构建筑可能毁于火灾。

柱槽上面铺方砖，方砖尺寸：37×37×5厘米，背面有沟纹（图一〇）。范围：东西宽24.65米，南北深11米，前有“台明”、“散水”（图一一）。八个柱槽在铺地方砖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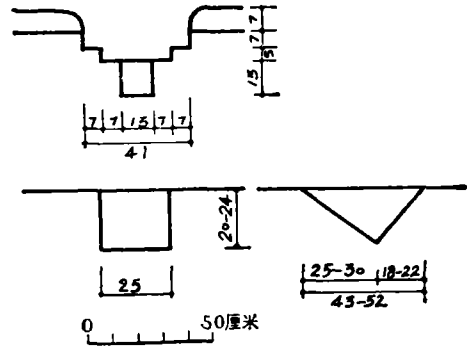
经实测八个方形柱槽和九窟、十窟前壁上方残存的八个梁孔（图二）的大小比例、开间尺寸及通面宽都基本一致，列表如下：

位置名称 间次	I-I 柱槽	壁面上梁孔
明间	3.90米	3.90米
西次间	3.83米	3.80米
东次间	3.70米	3.65米
西梢间	3.56米	3.60米
东梢间	3.95米	3.90米
西尽间	3.82米	3.86米
东尽间	4.48米	4.55米
通面宽	27.24米	27.26米

可见，这次发现的八个柱槽和崖壁上的八个梁孔，是一座七开间的木构窟檐建筑坍塌后的建筑遗迹。

二 在九窟、十窟前室窟顶上方还发现一组五开间梁槽遗迹

九窟、十窟前室窟顶东西长29、南北深



图三 梁槽

4.5米。清除窟顶积土后，发现了六个排列有序的梁槽遗迹（图一）。梁槽方向与洞窟垂直（即南北向），大槽长130、宽41、深12厘米。底面又各凿一至二个20×13×13厘米的小方槽。在错台下面，每个梁槽两侧有对称的两个三角形槽，长43—52、宽25、深24、中距90—120厘米（图三、图四、图一二）。

从构造上来看，大梁槽为安放窟檐大梁开凿的。小方槽可能是为梁底安设木榫起固定作用，防止大梁向外移动的榫槽。三角形槽可能是为了防止“脊檩”或整个梁架向前倾而安设的“托脚”的底槽。



图四 梁槽



图五 脊饰瓦陇残迹

经实测，这一组梁槽的分间尺寸规律和1938年已被发现的II-II柱础的间距、间数及通面宽是比较一致的。现列表如下：

位置 间次	II-II 柱槽	窟顶梁槽
明间	6.45米	6.42米
西次间	4.70米	4.60米
东次间	4.52米	4.67米
西梢间	3.86米	3.96米
东梢间	3.90米	3.85米
通面宽	23.43米	23.50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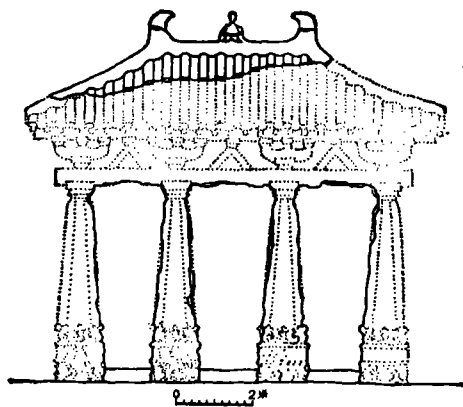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次发现的六个梁槽与窟前地面上紧靠列柱的六个柱础应是一座五间窟檐建筑遗址。

三 在十二窟列柱上方 发现石雕瓦顶残迹

1937年7月清除前室顶板积土后，发现有脊饰、瓦垅等残迹(图五)。结合下方列柱来看，全窟外观应是一座崖阁形式，与天水麦积山石窟上七佛阁式样相似。

这一崖阁式洞窟，顶部为筒版瓦殿顶，正脊长约3.6米(距地面高9米)，脊两端有

鸱尾残迹，中央有鸟形残迹。下部为四柱三开间，柱高3.4米，断面八角形，柱基座高1.5米。柱檐风化剥蚀轮廓不清。但前室侧壁和柱头内侧浮雕还可推测该窟前壁面是柱头刻四板，栌枋上托额枋，补间人字拱，柱头一斗三升的式样(图六)。



图六 石窟瓦陇复原

几点看法：

1. 这次在九窟、十窟新发现的两处窟檐建筑遗迹，我们认为在九窟、十窟前面有过两次修建活动，一次建造过七间大殿，一次修建过五间窟檐。

云冈石窟，在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



图七 方形和圆形的柱础



图八 方形柱槽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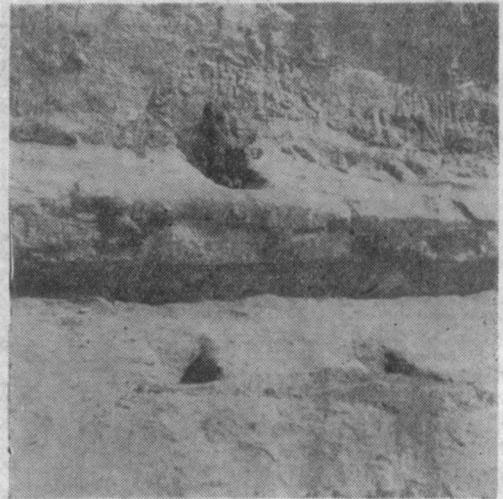
图九 木炭



图一〇 方砖



图一一 “台明”“散水”



图一二 梁槽与“托脚”槽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开凿的十余座大型石窟，除去十四窟外，其余石窟仍能清晰看到梁孔、栊眼和人字形沟槽等建筑痕迹。郦道元《水经注》“瀑水条”下谈到“……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从“山堂水殿，烟寺相望”之“堂”、“殿”、“寺”来推断，北魏已在窟前建筑了窟檐是有根据的①。

大同是辽、金两代陪都，据金皇统七年（公元1147年）《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载辽兴宗、道宗、天祚屡次重修云冈②，因而辽代在窟前兴建或在北魏窟檐基础上重建过巨大的木构建筑。

2. 九窟、十窟前面敷地砖东西宽24.65米，南北深11米。II—II柱础通面宽及窟顶六个梁槽通面宽为23.43米和23.5米。算上“下出檐”两者宽度是基本吻合的。II—II柱础紧靠列柱柱脚，柱子高达13米以上，因此前面还应有一排檐柱。据屋顶坡度推算，檐柱位置距前壁约10米左右，和铺地砖南北深

度也是一致的。而且II—II柱础上皮和铺地砖是在一个平面上，推测这五间式窟檐和铺地砖应是同期建筑遗物。可能重建于辽代。

七间式窟檐柱础压在铺地砖下面，应是辽代以前遗物。但从柱础位置与窟前铺地花纹关系看，有的柱础又“压”了铺地花纹（图一），七间式窟檐的始建年代应在九窟、十窟全部雕刻完成之后。

九窟、十窟窟前地面的铺地花纹（岩石上）雕刻精美，但雕刻工程并未全部完成。

3. 仿木构建筑的石雕窟檐，见于麦积山、天龙山和响堂山诸石窟，云冈石窟是第一次发现。从建筑年代来说，第十二窟新发现的在全国现存崖阁式洞窟中是最早的一处。

① 梁思成：《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三、四期。

② 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注二六，《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1期。

（上接第94页）

下，惟我独尊”的气概。其他石像，按照菩萨、罗汉这些佛教中规定的等级，不论形体或神态都一级低于一级。这就组成了一个封建等级制的完整场面。封建统治者一方面用佛像身躯的高大显示他们的“尊严”，一方面又用面貌的“温和”“慈祥”显示他们的“宽大”。纤巧的飞天手执各种乐器凌空飘舞，健壮矮小的力士负重举物，但偏偏都显出高兴愉快的神情，表示为大佛服役是一件乐事。这些伪造的和谐与恭顺，形象地证明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这一著名的真理。

既然云冈石窟是维护封建统治的艺术，那么，它在今天还有什么价值呢？

我们认为，一方面，这个规模巨大的石窟群，是当时历史的见证，生动地反映了北魏时期历史的某些侧面，对我们今天具有认

识的价值：从石像上反映的当年封建统治者那一套腐朽不堪的思想意识，使我们鲜明地认识到旧时代的丑恶和新时代的美好。另一方面，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帝王将相所曾经占有和享用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财富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凝聚起来的。云冈石窟的开凿兴建，贵族老爷们决没有动过一锤一凿。无数没有留下名字的石工，继承了我国古代雕塑艺术技巧中某些优良传统，吸收和融合了外来艺术技巧中某些有益的因素，别具匠心，创作了这一批宏大精美的石雕，在雕塑艺术技巧方面也留下了许多可供我们借鉴的东西。我们看到这些宏伟和精巧的艺术品时，会亲切地感受到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艺术技巧方面的高度智慧和创造力量。

（晋文）